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糾卷一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寳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祭酒臣鄒奕孝

謄録監生臣羅　澤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五

史糾　　史評類

提要

臣等謹案史糾六卷明朱明鎬撰明鎬字昭芑太倉人是編考訂諸史書法之謬及其事迹之牴牾上起三國志下迄元史每史各為一編元史不甚置可否自言仿鄭樵通志不敢刪削唐書之例其晉書五代史亦闕而不

論則未審為傳寫所佚或點勘未竟觀篇末別附書史異同一篇新舊唐書異同一篇與全書體例截然不同知為後人掇拾殘藁編次成帙也明代史論至多大抵皆入比餘功偶撿綱鑑數紙即妄以臆說翻案徒侈游談明鎬名不甚著而於諸史皆鉤稽參貫得其條理實一一從勘驗本書而來較他家為有根據其書三國志以及八史多論書法之誤

而無核事實唐書宋史則大抵考證同異指摘複漏中頗沿襲裴松之三國志注劉知幾史通吳縝唐書糾謬司馬光通鑑考異之文又如隋書蘭陵公主忍恥再醮而身殉後夫取冠列女顯然乖謬之類亦未能抉剔無遺至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本雜採諸書案而不斷以備史家之採擇故義取全收例無去取夢莘實未旁置一詞而明鎬誤以紀述之

文為夢華論斷之語大加排詆尤考之未詳要其參互考證多中肯綮精核可取者十之六七亦可謂留心史學者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史糾卷一

明 朱明鎬 撰

三國志

魏志

志云建安五年春三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按承之謀深惡吉利之無君也於吉利為逆於獻帝為正今書伏誅伏獻帝之誅乎伏吉利之誅乎凡志近事多微詞以

遠禍也陳壽立太康之世以指建安直筆何害尚畏南史之及身哉

志云公軍官渡絡連營稍前依沙埵為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時公兵不滿萬傷者什二三按初平三年操領兖州牧擊黄巾於壽張東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鋭者號為青州兵今皆何往乃云不滿萬耶即征戰損傷士卒物故容亦有之未應如此之多也據袁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

相當是明乎掃境內之師以拒之軍容甚盛但視袁兵差弱耳操固善用兵亦安能以幺麼之衆殲十萬之師乎裴松之辨之最詳附載於後松之曰紹為屯數十里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紹若有十倍之衆理應當悉力圍守使出入斷絶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閡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諸書皆云公坑紹衆八萬或云七萬夫八萬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縛而紹之大衆

皆拱手就戮何緣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將紀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實録也按鍾繇傳云公與紹相持繇為司隸送馬二千餘匹以給軍本紀及世語並云公時有騎六百餘匹繇志云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避難瑯琊為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讐東伐按陶謙剛直知大體於嵩何郤而必欲殺之且操為人雄威名已立謙即不能為許子將獨不若鼎鐺有耳乎操已心識其非姑以殺父復仇為名肆其東封耳韋昭吳書曰太祖

迎嵩輜重百餘兩陶謙都尉張闓將騎二百衛送闓於泰山華費閒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此實録也郭頒世語歸獄於徐牧陳壽同之識不逮韋氏遠矣

志云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孫權為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憙救合肥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按吳志劉備破曹軍權始有合肥之役是赤壁在先而合肥在後也今記載舛訛先後倒置宜為孫盛所駁

志云建安十九年十一月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

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辭甚醜惡發聞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按曹瞞傳載華歆勒兵入宮事甚詳后閉戶匿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帝時與御史大夫郗慮坐后被髮徒跣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吾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乎據此是首逆者操輔逆者歆今書坐書廢黜死書伏法槩為嵩目獻帝之詞而大逆主名終不得立特曲筆耳此涑水修資治通鑑所以爻陳志而載吳傳也

志云二十三年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光討斬之按趙岐三輔決録注時有京兆金禕自以世為漢臣日磾討莽何羅忠誠顯著名節累葉覩漢祚將移謂可季興乃喟然發憤遂與耿紀韋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結謀是則謀討非謀反也再按袁暐獻帝春秋收紀晃者操實主之王必此時先創死則討斬之名無由曲歸矣大凡史官之筆一字之意務歸精嚴如

志中東征孫權西征劉備之屬朱考亭悉以擊易之愚謂建安之年尚可無易此時獻帝猶守祭號操得挾天子以令諸侯及山陽避位黄初纂號蜀為正統吳為敵國曰討曰伐凡宜釐正愚聞范曄東漢書紀晁之傳直云討操不克夷三族考亭綱目遂祖其説曄以二人為忠壽以二人為賊二史所見孰優吾於承祚三志而識蔚宗之思精吾於涑水通鑑而服考亭之筆正范曄自稱其書曰體大而思精

志云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宫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來者按齊王為任城王楷子孫盛春秋主之即有疑辭要亦不甚河漢也據壽所書遺體莫考支繫亡辨豈其出自空桑抑亦全憑愿稟竹當時劉放孫資之徒逢迎司馬宿以漢少帝秦吕政之事謗之壽亦沿其說而著筆耳壽載廢張后廢齊王事時近良史之筆愚每謂壽書魏事易書晉事難盖土行已盡可顯列其慝身立晉朝難罪狀其祖也令於操多曲筆於

懿師多明文何耶或以操芟夷羣雄積苦兵間奪天下於黄巾黒山之手而司馬父子蹈藉餘勢狐媚以弋天位此不過新莽楚玄之屬耳當塗典午情罪差異故亦輕重其詞歟

志云五年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書法至此是無天矣大行之慘夷於大夫即司馬躬自剚犢尚或心戰而不敢下或曰壽官於晉之故然則郭頒傅暢習鑿齒獨非晉人乎郭頒世語傅暢諸公贊習鑿齒漢晉春秋深晰

充濟之逆歎服王經之義紀己丑之事本末詳盡具有
徴文壽獨何情甘蝕大義以奬亂人乎
志云術以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温領其州按王
粲英雄記術所恨者陳瑀非陳温也温先瑀刺揚州自
病死陳瑀為術所署術敗而復背之所以怒而治兵然
瑀亦止走歸下邳耳無殺瑀之文陳志殆不深攷

董卓傳臧洪傳

董卓肆毒初平子源授命本朝皆當入漢紀不必贅魏

志也史通限斷之說誠不可易然則袁紹袁術呂布諸傳可無議歟官渡之戰徐州之擒魏功爛焉比事屬辭勢必連及要以大義折衷魏志斷自夏侯元讓強以餘人綴入不過代後漢載筆耳至於卓傳術傳之評松之譏其詞複恨其未盡此直瑣瑣何足云也

夏侯尚傳

傳載清河王經坐高貴鄉公事誅始經為郡守經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

經不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隷校尉終以致敗按王彦偉之義上方孔父視彼王沈王業二人罪通於天矣陳壽不為立傳而附見於夏侯尚傳之末一異也經被收辭母母顔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習鑿齒紀之甚詳由此言之彦偉之母允矣聖善非止知與知廢之母及東海賢智之母所得髣髴正誼者而陳壽删去不録止載其守分知足之言使後世讀史不闚本末者徒以

彥偉之母一清河喆婦人耳而彥偉并不能辭乾沒進趨之惡名二異也或曰書經忠是昭晉篡壽亦畏罪耳則應之曰泰始元年之詔賜經孫以郎中之爵是晉武尚深愍其忠而壽志必曲掩其美也三異也

荀彧荀攸賈詡傳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也荀攸賈詡庶乎算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歟愚謂荀文若所謂充志者矣夾輔漢室延祚二紀

謀敵斷論思若有神世有議其協規曹氏者嗟乎撥亂之才英雄之姿操實稱首荀文若不操歸而誰歸乎及至大勢在許當塗成讖九錫勸進雖然煩與文若始恨韓盧得肉止以自肥而已乃一死飴甘以達本懷裴松之所謂全大正於當年布誠心於百代者也未充之說非愚則陋矣賈荀合傳尤為不倫賈詡為傕汜謀主身代董卓報仇元凶甫夷逆禍重結致使行在兩辱郎官采稆閲獻帝本紀髮恒上衝則賊漢者文和忠漢者文

若忠逆同區何以垂訓松之以為不編程郭之篇而與二荀並列未免失類愚謂非也賈詡止堪附董卓傳末程郭何辜遭此酷乎文帝用賈詡為三公孫仲謀聞而笑之詡謀策深長仲謀何笑笑者笑其始直作賊耳

管寧傳華歆傳

王彦方明德在人為世師表陳壽不為立傳附見於管幼安傳中所見者商賈自譏一二語而已華子魚佐逆弑后壞屋發壁獨掩覆不書本傳綴附小美演至千言

嗟乎此二傳出邪人得氣為善者懼矣（列在後漢獨行傳）

陳泰傳

傳稱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踴姜維始謂官救兵當須衆集乃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自軍之發隴西也以山道深險賊必設伏泰詭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松之案此救至出於不意若不知救至何故伏兵深險乃經三日乎設伏相伺非不知之謂此皆語之不通者也（裴注）

盧毓傳

傳云會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帝不能用按管幼安忠於漢世終不臣魏寧為漢處士不為魏司徒區區此心前有龔勝後有陶潛當時有楊彪耳陳志以為帝不能用帝即能用幼安為之用乎詔書歲下安車重茵備極隆渥幼安終以老疾辭不受詔是則帝欲用之久矣

諸葛誕傳

傳云誕欽屠戮咨亦生擒三叛既獲天下快焉愚謂司

馬氏父子柄國弈視其主在朝貴仕惟預譔九錫文為
典午勸進而已乃彥雲公治唱義於前仲恭公休著忠
於後或感思明帝之顧命奮袂誓師或自傷魏室之重
臣願清帝側司馬曾不悔禍阻兵安忍收魏氏之甲兵
攻魏氏之城邑借魏氏之市朝屠魏氏之公孫參夷三
族葅及尺童凡有知識莫不含辛咸謂西陵墓田無淚
可揮忍死登床六尺安在厥後子孫末裔有以面覆床
之事石勒胡人有司馬狐媚之辭知典午父子兄弟之

邪則知公休諸人之正而修史無識昧於大義指忠為叛以憤為快文欽即非誕儔要亦魏之烈士唐咨本屬亡命寧非吳之義師曲予之以叛名將何法而受惡耶

蜀志後主紀

評曰官不置史注紀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按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則蜀漢未嘗無史官也借曰此延熙二十年以後事諸葛捐館舍已久史官之設當屬蔣費董

郭諸人則列傳何故無明文乎蔣費董郭在朝恪遵諸葛遺式守而勿失一如平陽之於酇侯未必有所改張增立也且諸葛於章武之世庶事草創建興之時規條粗立左史右史國之大典必不空廢厥曹遺譏後人者矣

諸葛瞻傳

傳云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嘗征伐在外宦人黃晧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按常璩華陽國志諸葛尚曰

父子荷國重恩恨不蚤斬黃皓則黃皓竊弄諸葛所痛心疾首者也再按孫盛異同記瞻厥等以維好戰無功國内疲敝表後主召還蜀長老猶有瞻表以閻宇代維故事則姜維黷武諸葛諸人所深憂太息明悉而熟計者矣壽之曲筆以嘗為瞻吏為瞻所辱故借事歸惡蜀中長老之語良不誣也至於諸葛相國之評應變將畧非其所長後世因以為陳史詬病愚獨謂不然陳史推服武侯殆不一口諮述追思則以為召公之甘棠誦美

遺篇則以為周公之諸誥遠為匹管近復亞蕭天下有
周名管蕭而不閑將畧者乎其意若曰謂孔明將畧為
長則當謂司馬宣王將畧為短當時巾幗之貽畏蜀如
虎之刺及死諸葛走生仲達之謗晉代君臣父子所深
諱壽不得不為微詞以自全觀其泰始十年上諸葛集
書中有所與對敵或值人傑之語其本指約畧可見後
人宜玩其全文毋摘其單詞可矣至以愁怨之故於思
遠多深文則愚不能為之釋也

譙周傳

周勸主銜壁俛首事仇靦顏希利要冀徼榮孫綽論之詳矣顧愚重有恨於周者作仇國之論以本國為因餘以敵國為肇建當塗篡竊崇為正統昭烈受命鄙以閏位身受漢官獨吠其主抑至此乎尤可怪者祖周舒之說演杜瓊之議造作符讖肆成妖言先主名備訓以為具後主名禪訓以為授曲詆至尊之諱巧作亡國之辭此不必陰平縋軍綿竹敗衂而邊鄙不聳之夕後主高

枕之年周已翹首頓足日夜懸望魏軍之入矣心乎亡漢以媚新君人之無良未見其匹借曰周明於天文則當塗未幾典午竊之典午二傳牛氏代之乾象有徵周何以一無推驗寂若吞炭耶陳壽不加貶辭猥以安劉奠邦譽之斯時後主嬰城固守勢窮而潰魏即淫刑斷不以亡國之君肆之東市蠶叢土著恐難户誅則傳所謂劉氏無虞一邦蒙賴者周或自以為功而陳氏亦從而功之耳輸國與人受賞徹侯如周者當斬頭瀝血以

祭昭烈之廟北地之墓招思遠諸人死戰之魂而告之并圖其奸狀於鼎曰使後世人臣無如譙周也

吴志士燮子徽傳

吕岱誅士徽一事據士燮傳岱命士匡誘降後復行誅據吕岱傳潛軍卒至罪人被縛一以為誘降殺降是無功而有罪也一以為用兵若神是無罪而有功也後之讀史者信士燮傳乎抑信吕岱傳乎

周瑜魯肅傳

按吳大帝與漢昭烈并力拒魏此魯子敬本謀也迎昭烈於當陽追公瑾於鄱陽皆倡自一人非關別議夾輔本多首事惟一而陳氏作志傳周瑜則以周瑜為始謀傳魯肅則以魯肅為始謀傳諸葛亮則以諸葛亮為始謀三人同詞莫適為主載述之體將無大謬或曰吳蜀二史各歸美大臣耳三志出陳氏一手何舛互無叙也或曰遺忘過誤失在偶然耳周魯同傳上下縣不相蒙又無詞以處也據大帝評隲四臣之語稱肅二長以急

呼公瑾逆孼孟德為快要當以子敬本謀為正
陳氏紀事簡質有良史風但統觀大體其闕有四不誌歷
學一闕也不傳列女二闕也不搜高士三闕也家乘國志
未及廣採四闕也治歷明時王者所尚蜀用編訢之四分
魏用楊偉之景初吳用劉洪之乾象並行刋落不復著説
傳管輅則偏遺楊偉之歷表列闞澤則不著徐岳之受
學代更兩易何沈著書乃始詳著宋典史有列女猶陽
之有陰日之有月相須而成也當時王經之母姜敘之

母夏侯之女辛毗之女陸續之女孫翊之妻徐氏趙昂之妻王氏等類皆卓卓矯絶舉其行迹殆賢於士大夫而概行刪削不入國史傳至後世内則何觀立朝以功顯在野以節著時若沐並吉茂焦先董遇或以清介流聲或以苦貞顯號而姓氏不登一無齒録至如華陽有志者舊有傳蜀即無史故老是詢而紀事荒落簡裒徵勘太守鄧方叅軍費觀太常頼恭光禄黄柱皆失行事不為博訪甚至衛文經韓士元之流既没名實復亡郡

縣穀梁失短未免三歎猶可諉之曰諸葛不立史官也若夫吳壹椒房至戚位至通侯推其人地例應屬辭行狀放失譙周尚在可訪而存壹即一無善狀何嫌文史從同吳孫邵為丞相實在顧雍陸議之先列傳無名較事少見即韋昭為張惠恕之黨刪邵不書而項峻吳孚已有注紀何不採存以備規則首相無傳自吳志始諸如此類或免傳疑之失而終有闕如之恨也

武帝紀

紀云零陵王薨按零陵以酖死非正終也自是而後君無不禪禪無不酖山陽考死頓成異數休文書法一無明文何耶愚謂零陵王之死宋趣之也汝陰王之死齊趣之也況書前書薨後書殂類為歿身之善辭後人習其讀而忘其本幾不知立人之有罪矣按零陵汝陰之死綱目特書宋齊為弒此固大傳義理之文春秋誅意之指不敢以望六朝文士獨是當時實録如外戚協謀

掩被絶其命監人行毒賞邑酬其德灼人視聽概削不録抑何心眷篡臣顧為前驅耶

文帝紀

紀載二十八年春正月索虜自瓜步退走二月索虜自盱眙奔走按魏太武南下宋所不亡者僅耳脱佛狸渡江不屬聲言則夘金已亡禾黍何植而沈氏概作自張之辭何可示後或曰宋書撰自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及徐爰沈氏修之耳諸氏為宋臣禮宜為尊者諱沈氏

兩更易代禮絶諱嫌何故曲為夸文乎孝武大明中魏使通和曰索虜有請明帝泰始中魏人來聘曰方物有獻或等之小國乞盟或齊之雜夷請吏凡皆踵襲四家之史而不自知其陋者也即魏書亦然

紀云三十年二月甲子上崩於含章殿讀史至此幾疑文帝為正終矣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孔子之筆將無深文耶

順帝紀

紀中載袁沈諸人或云據地以反或云有罪伏誅夫蕭道成之心路人所知也沈荊州袁司徒不忘宋室投袂而起劉遐王宜興黄回輩心銜執政欲與異同即忠貞之跡少讓袁沈亦高出褚淵而休文概加反名坐以罪狀抑何善作跖犬也晉罔大倫是非舛戾赤章贖罪自悔何晚嘗讀南史順帝紀袁沈諸人類有書法在攸之則曰舉兵不從執政粲則曰據石頭謀誅道成在遐宜興及回則曰不從執政或曰貳於執政文盡不汚彷彿南

董考亭綱目循其意而不改嗟乎一代良史吾推延壽為才矣

律志

書以漢名而稱事上盡犧年志由宋立而汎引遥取烏紀史通之義已責班氏移之相繩休文何辭張光昧準嚴宣聾律已入范書杜夔辨鍾柴玉養馬先形陳志荀朂列和往復之辭劉秀鄧昊造笛之制時晉無書應成別録連犢紀載無乃辭費鍾宗初減箱笛奚縱繼損寸

分元嘉樂制事止二人存志實録數詞而已

歴志

劉洪乾象彪書僅紀楊偉景初壽史先遺晉武泰始之改歴江左劉智之浮詞並悉詳述以備參考補前史於既缺啓後人之纂修但年代既殊理有斷限陳史太畧宜續三國之後晉紀未成别修典午之書何必混行注録如同一家遠載兩漢失尤昭灼律志已明無用煩陳至於馬彪忘劉歆之年妄以太初同三統揚雄惑益日

之說遽至采掇馬太玄何歷上於元嘉皮延宗不𡠌發難祖歷奏自大明㦸法興議以六條前何後沈或論或述此則禮重稽古事問知今記述之上善未容求疵者也

禮志樂志

宋興江左多承舊儀劉用馬制晉襲魏典自黄初以起義熙並入志中沿流遡源義或無𡠌但王導議興太學表至千言衛瓘勸成封禪疏凡四上勒之宋册無闗體

要樂府盛於魏祖巴渝造自仲宣繆襲初平韋昭缺炎
建安文章古道來灼東南竹箭價並玗琪陳志刪落曾
無概見傅玄荀勗卓有鴻文張華成綏繼多碩製曹毗
王珣並造歌章渡江之後賴以揚㢛統收並採王虞
合傳此或魏晉之功臣抑亦劉宋之贅枝也里謳塗舞
事係風謠職在史臣載之宜悉督護悲歌懊憹新曲讀
曲歌之哀第四壽陽樂之本南平王歆之長史變依之
西烏飛隨王誕造襄陽之聲沈懷遠搊繞梁之器音即

近於淫哇事必誌其自起若夫子夜為太元女子前溪
屬沈玩將軍阿子由晉穆之呼人團扇係王珉之竊婢
事關曩代空爾煩文鐃歌代有詞章並非漢舊繆章二
家并易曲名劉宋四篇言詁難譯凡同制禮樂中舞歌
二章工人相語手習而已景栒廢樂言自不謬何承天
網羅古曲私造於家顧掞文篇得十五字義稍變意在
炯鑑朱鷺為朱路悲翁為悲公翁離改以雝離石留易之
石流上陵增者遠期削如所思思親義非當風而揚灰

上邪語無冬雷而夏雪開典正之文備風雅之藝即芳樹一篇翠顏紅葩有同時製當亦采蓮鳴樹古詞者流志不暱於惱蕩情有類乎正風固為上跨大予下陵四箱惜乎劉宋用彼昧僸失茲典型也休文見時不用全録歌章并著義熙之年不没新創之實偽亦良史之遺乎

天文志

春秋紀灾具削事應叔世咎徵無辭曲引孝武十八子

明帝廢昱屠割天親貫盈上通乃繙閱志內一臣横死謫見數四而本枝葅醢不動天文斯豈風人有言夢夢者天抑亦左右失記司史者過也詳載前朝失難屢詰但毋丘諸葛不改逆名骨朽木拱訖無論定諸人不反地上猶反地下陳志竊附徵詞晉紀曲修國諱沈氏沿襲紕繆曾不釐正史官為一丘之貉大可悼也

符瑞志

斯志一立子玄深詆顧神器至重方之逐兎太息輟耕

接踵於世叔皮著王命之論休文造符瑞之篇異文同指未宜刻繩故西漢白虵東京赤伏當塗黄烏典午删丹元熈未終永初將肇姓氏昭於雒讖小孚著自金雎跡近矯誣理銷窺伺史臣載筆良有深懷竊所怪者草木之秀為英飛走之雄為特何關治亂瀾蕪簡章載漢平之黑雉宜舉石虎之蒼麟遺永嘉之金鵞獨誌建興之赤雀何薄何厚横兹去取甚至元嘉鄰泰始白鼠吳興郡之芙蓉一帶二花樂遊苑之荷莖二蓮同幹兹非

山海經之未覩曾豈爾雅註之未詳似有童心徒疑好

弄何氏原志十五沈書删其九篇增此補闕上者為相

如封禪之書下者直新莽功德之頌開後世天書之漸

長倿臣賀雪之愆隱侯自云為後削槀詞本鳴謙斯志其

一乎

五行志

災異諸說魏得之高堂隆晉得之郭璞干寶沈氏廣收

條流要為二代史臣屬草而已顧景初翁仲明指金人

列於服禍鄧芝傷猨毒非有蜮目為射妖咸熈長人之見太康庫井之龍符瑞為禎五行為異忽美忽惡曽無定形愍帝北陷虜庭丞相摞甲露次枉斬淳于以飾觀聽此時稱丞相者元帝位右將軍者茂弘目丞相以大寮易始興為季野年代未接初晚同朝人無士龍之癖應亦粲然而笑也　樂志曰阿子及歡聞歌者晉穆帝升平初歌畢輒呼阿子汝聞否後人演其聲以為二曲此阿子之歌從穆帝始也五行志曰晉穆帝升平中童

子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阿子汝聞否無幾
而穆帝崩太后哭曰阿子汝聞不此阿子之歌從童子
輩始也二者何從沈氏一無折中徒貽後疑耳

州郡百官志

州郡志本之正隱地道永初郡國及何徐兩家其間朝
為廬九夕入長桂僑寓土斷離合萬千明序榦條燦同
觀火但地理不誌風俗無通鴻文既落致無卓觀宋家
六十年之中官制無幾左右積弩全度東宮駙馬都尉

嵩歸尚主增定曹郎惟功論删定二署而已事既不繫載筆為易至於上述卯金下及當塗或亦溯源必涉乎二志不冗不濫絜之諸製為無譏焉

傅亮傳

徐傅諸人並不良死三人者受不可受之名居不可居之功一跌赤族自其分也顧推原心本廢昏立明蕭之不貪童稚援立長嗣以視平勃之黜少帝迎代王霍光之廢昌邑奉宣帝事初不殊而平勃霍光以功高蒙厚

賞徐謝三人以震主膺顯戮事有幸不幸未可異論也

傳亮見收獨曰黜昏立明社稷之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詞氣慘正宋書削去不載非實録也

謝晦傳

既書晦遜兄子世基世猷及同黨庾登之孔延秀周超費愔竇應期蔣虔嚴千斯等並伏誅又書庾登之殷道鸞何承天並皆原免一庾之身乍生乍死為之粲然

王鎮惡傳

王鎮惡横死非沈田子殺之宋武帝殺之也英雄方得天下日夜所焦心勞思者無非翦除異已及勝已者耳劉毅諸葛長民司馬休之所謂異已者也王鎮惡所謂勝已者也鎮惡平江陵平關中疾於風雨㦯歸天功武帝身收其功而心畏其材為日已久及大軍東歸私語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等也又曰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是則明教田子殺之矣田子持刀武帝推刃曲罪𡵉殺不過掩天下聽聞使獄有所歸爾

關中大事付之十歲兒子輔以狠如羊貪如狼之數將軍而復誨之以相殘相滅所謂為天下者不顧家乎帝意以為得殺鎮惡即失關中屠兒子不可悔也宋書削其語不載武帝奸雄之畧無由得章宜乎鄭夾漈通志斟酌書史之間往往棄沈而登李也然則孟昶在當得考死耶曰不然孟昶不仰藥者并以煩丁督護矣盧循徐道覆曲為武帝作沈田子者也

劉懐慎長庶子榮祖傳

按榮祖一知幾君子也詡晦接昵志在巽辭廢立大功掉首不顧及至徐傅駢首榮祖脫然易曰知幾其神榮祖有焉史臣詆以偏險褊隘頗失士大夫之心嗟乎當時所謂士大夫不過謝宣明面不見向耳以此云失庸何傷乎

張暢傳

宋書闕到彥之傳張暢之傳則有二一附張劭傳中一與殷淳同列張敷亦有二傳一附張劭傳中一與羊欣

同列一書之中一人兩傳以前傳出於高氏小史也總有休文正本則前傳可删矣高氏立趙倫之王懿張劭三人之傳補厥漏遺足為休文功臣但休文不為到彦之立傳高史亦闕焉而不載同一人也蕭綜之傳既著南史復著此史裴叔業之傳半立於南半立於北或疊見於書冊之中或埋没於正史之筆然則人亦有幸不幸耶

王徵傳

傳稱徽元嘉二十年卒時年二十九矣愚謂謬甚王徽實以元嘉三十年卒時年四十六也於何驗之即以沈書本傳驗之復以文帝本紀驗之再以李史驗之按王徽本傳年十六州舉秀才衡陽王義季右軍參軍並不就此時實元嘉元年也攷文帝紀元嘉元年封第六皇弟義宣為竟陵王第七皇弟義季為衡陽王悉典方州則參軍之命應在此年王徽在元嘉元年為十六歲是無可疑矣元嘉二十年卒亦當為三十六歲何得云二

十九耶攷之李史載其從弟僧綽宣文帝旨使就職因留之宿微妙解天文知當有大故獨與僧綽仰觀遂辭不就尋有元凶之變由此言之元嘉三十年王微尚在何得云二十幾年初卒耶微年為四十六是又無可疑矣或曰沈氏之去宋代也近李氏之去宋代也遠信遠無寧信近也愚即以沈書本傳再駁之傳曰微終遺令以嘗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來以琴與之何長史者偃也攷何偃列傳元嘉十九年為丹陽丞除廬陵王友太

子中舍人復使行義陽王昶國事歷職顯然初未嘗為長史也及元嘉二十九年始遷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則王微卒時當稱何丹陽何中庶不應稱何長史此微之死當在二十九年三十年之間斷斷不為二十年也明矣不然卒於十年之前而預稱十年後所加之爵不其誣耶以王微本傳細考之微當以四十六歲卒不得云二十九歲此記歲之謬也以何偃列傳細考之微當以元嘉三十年卒不得云二十年此紀年之謬也沈書自章其謬又不俟李氏之史曲証而成之也或曰元嘉七年王微十六歲則計至

二十年卒應得二十九及再考衡陽王列傳五年為征
虜將軍八年領石頭戍事參軍之舉應在此時以五年
推之當云時年二十一以八年推之當云時年二十四
亦不得云二十九也此衡陽王本傳之可驗者也

義康義宣傳及劉湛范曄臧質魯爽沈攸之傳

彭城王地逼遂至尊徑意率情親暱驅扇遽膺天誅即釁
由己造而原本可愍南郡王口吟舌言行屍走肉甘為
禍始送死刺奸擬跡彭城萬里而遙沈書同傳未當物

情牛驥同皁飲溺互陳讀史至此掩卷三歎至於劉班黨同自貽伊戚視諸范塼大逆未可同論沈仲達志存本朝不顧姻婭正氣格天人倫攸在下與覆荷減質酗酒魯爽並類同譏銓次失理抑何太甚吾聞之傳也人沐則心覆或者隱侯其沐乎

沈攸之傳

按傳云仲達賦斂嚴苦徵發無度繕治船舸營繕器甲自至夏口便有異圖此皆褚淵王儉之徒附綴其罪以

媚新君沈書沿之非信史也傳中立詞頗昧大義舉旗
指逆目為搆亂釋忿斡事謂為矯情臧寅宗儼邊榮程
邑四人率皆斬頭陷胸以義為歸沈書不立忠節傳更
不附孝義集董狐卒史之筆掃地盡矣

袁粲傳

傳曰大明三年坐納山陰民丁彖之貨舉為會稽郡孝
廉免官是景倩之政以賄成也景倩志操立於童年官
邪賂章胡至於此直不疑無兄盜嫂第五倫三娶孤女

云撾婦翁人之多言譬蠅點壁書史之誣猶衆口也

孝義卜天與列傳

卜廣威首犯逆鋒義罔在天天生越阮數次氣矜之隆耳魏犨曲踊三百驃姚蹋鞠不休將家常技曾何足殊附致孝義理失類從至於敘良吏則傳聖理譜不蒙稱述虞愿見石槩不宣昭列隱逸則百年孔氏比肩孟梁元亮翟妻偏遺簡帙採掇未周爲一恨也

自敘

原念先烈丕揚祖德人有同心無需覈論沈璞被遇始興手疏往復吳質受太子之言德祖答陳思之教質之往事初亦無嫌及至豺聲已振獍口方張即其文同崔蔡書比宜官便當投諸溷塹以除其臭乃載入家乘哆為真本注彼鵬呼以為好音邦定嘗學斯獄休文胡不聞諸

史糾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糾卷二三

詳校官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史糾卷二

明 朱明鎬 撰

南齊書

紀志

蕭書諸志禮樂為優紀敘簡覈無支無蔓州郡沿立條貫昭晰亦稱善製良史之才茲其尤也顧祥瑞一書路卉衛蕚同入皂囊野鹿山雞並形簡牘隱侯作佣恨未

免馬荆州襄陽之鞠旅悉曰為義順帝和帝之受戕書法從同誅人國而錫嘉名弑共主而無特筆此盖記事之體徒存義理之文有媿也

褚淵傳

罔為臣僕箕子所以明志一心事君晏嬰所由抗辭主無明闇爵無小大筮仕既定便當死生以之彦回身載榮仕兼受顧命凴玉几而宣訓受黄纚以揮涕陵土未乾輸國與人三復任遐之語再繹百姓之謡非毁駢集

直道猶明而史臣著論曲為駁辨不執南史之簡直書其罪顧踵仲虺之誥以釋厥慙史云貴仕皆由門慶平流坐至公卿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徒切斯為何語而以傳後管寧斂跡辟召或出單門楊彪坐臥小車固由華胄豈其世受朝恩理應責國如寄至於粲淵異意翻有同心之目傳云與袁粲受顧命輔幼主淵同心共理庶事沈袁徇忠歘得懷貳之名傳云沈攸之事起袁粲懷貳刺彼白眼本屬愍孫繩以名節遂云輕薄傳云輕薄子頗以名節譏之以淵眼多白精謂之白虹貫日駁辭踳論此

傳為多後之敘褚王者慕彦回則徐行緩步彷仲寶則散髻斜簪行迹不端去主同弃吾恨史臣為倡於前也

高帝十二王傳

桂陽始興二傳並有闕文不足深論顧諸王之中江夏宜都最為有意而芳踪襪躅强半遺逸按蕭景陽為豫章之子諸叔舉動纖悉豫聞家乘簡脱不應至此豈其意反江祏不欲為混沌書眉耶獨恨哀哀小龍摶盡金翅一二潛德復秘幽光未免致望史官耳

蕭遥昌傳

魏孝文壽春之役興師問罪執辭甚正蕭氏書為虜主寇壽春此李太師所謂南人呼北為索虜北人呼南為島夷史習使然無足深怪獨是中載行人往復之辭一曰聖旨二曰聖衷天下有對寇致辭而尊之諛之為聖者乎此史中之名實乖剌不可不釐正者

安陸昭王緬傳

傳載子寶晊於義師下望物情歸己鄭漁仲通志略敘

曰蕭氏襄陽之師南齊謂之義師李氏晉陽之兵隋書謂之義兵謀人之國而可謂之義師乎伐人之君而可謂之義兵乎此語誠為篤論但南齊書之成也蕭景陽奏於天監之年隋書之修也魏侍中竣於貞觀之代身立其朝口多指斥豈所謂定哀微辭以違時難之意乎兼之建武咸興之間高武文惠子孫葅醢殆盡景陽固豫章之息也金覺時擬其口懸望江漢之旅如救焚然奉以義名此又誠出本心者爾

良政傳

良政一傳有不必録者二人有不應録者一人有不及録者二人有附録孝義而應改入良政者一人不必録者傅琰虞愿也不應録者孔琇之也不及録者崔景真夏侯恭叔也附録孝義而應改入者樂預也傅令山陰虞守晉安並屬宋臣無闗齊職虞愿於建元元年即捐館舍傅琰於建元元年進號將軍是尚得謂之齊縣令齊太守乎宋書宜録而不録此沈隱侯之失也齊書不

必録而代宋書録之此蕭景陽之失也孔琇之治乳臭小兒以慱威名善狀寂莫惟此一事絶無慈心徒有獷氣列之酷吏庶其信之樂預為永世令民懐其徳卒官有一老嫗行担斛簌若將詣市聞預死棄担號泣行跡如此當孤立循吏不宜附见顧著名崔景真為平昌太守有惠政嘗懸一蒲鞭而不用去任之日土人思之為立生祠夏侯恭叔為景陵令惠化大行木連理上有光如燭咸以為善政所致而良政傳不列二人抑何也李

史散逸附見於列傳之中而循吏傳亦不列二人抑又何也

周顒傳

顒傳載何胤精信佛法無妻妾此非實録也何子季自有妻但無妾耳按姚書云胤妻江氏夢神告語即代夫死則子季非無妻也其兄何子晳少無婚志祖尚之為娶王氏女涕泣哀告因遂初懷則無妻者何點非何胤也及其暮年復娶孔嗣女置之别室張融譏之以詩所云

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淫是也則子晳又自有妻何氏兄弟無無妻之説景陽信彦倫何肉周妻之語遂執此議高逸傳載何求子并附子晳子季晝删江氏孔氏之事總之一語既失便欲護前文人之習大抵然耳

顧歡傳史臣論

顧景怡著夷夏論優老劣釋史臣著辨駁之以為佛理之貴諸家莫尚貶斥吾儒甘為道蠹推其意梁武惑溺佛教特借此論以為諂子先資耳夫釋部入華肇自東

漢用迄於今其教寖熾大儒有闢之者於宋為盛如濂
雒關閩之屬是也大臣有好之者亦於宋為盛如富鄭
公趙清獻蘇文忠之屬是也大儒懼大道之不明慮人
心之易誣故闢之不得不嚴大臣位極人臣名滿天下
功高而不退則身危震主而怙寵則無後唯虛無之理
可以吐棄一切澹已之雄心而釋人之忌志用以優游
善後而無害焉故好之不容不至張子房赤松之游李
長源麻姑之酒並同此懷非徒愆誕以惑後人韓彭諸

人茍知好仙則必無葅醢之戮李德裕之流茍知好佛則必無朱崖之竄功名之極無所復增庶仙佛之地可以湛懷而啟悟解謗而容身此碩德之老明德之夫深入沉涵於是二者之中而不出也愚嘗極論之公卿大臣可好佛而天子國君不可好佛男子可好佛而婦人不可好佛智慧男子可好佛而愚妄男子不可好佛智慧者湛取佛理靜修吾心躁者得佛而平傲者得佛而謙暴者得佛而恕慳者得佛而施愚妄者不以佛為治而以佛為恃

以為吾之積僁深過維彼梵聲唄響可以一切銷之也而淫刑冒色之性恣肆而無悛則佛者適所以便於為惡之具也宋明帝慘毒恣懷寺塔一建即百姓賣兒貼婦之錢亦所不顧梁武帝廟犧易麵官錦斷形淮堰一決流數十萬命而不之恤究之餓餧傷生臺城隕命伊蒲盛饌不救楚獄手足成贅無補唐亡至於婦人内言不出酒食是議羣趨聽講壼範何存胡太后以都統僧暹罰朝士之金一時怪之徐妃贈枕瑶光名入金樓子

之中見者以為愧下至假尼之入宫寺主之媱禁徒織李百藥劉昫之二書而已天子而好佛則必喪天下國君而好佛則必亡社稷婦人而好佛則必至自獻其身愚妄男子而好佛則必自堅其惡然則好佛如何曰不好佛而佛之理存好佛而佛之理亡此不可不白也吾願為富鄭公趙清獻蘇文忠之好佛而已矣不願為梁武唐敬及笮融之好佛也即好仙亦然吾願為張子房李長源之好仙而已矣不願為秦始漢武及高駢之好

仙也愚因論蕭子顯初并及之

按南齊書江淹為十志沈約為齊紀蕭子顯自表武帝別為一書江沈之書不行而此史遂入秘閣議論出入具有史裁較之諸家斯為最上顧立傳之體寬則疑濫簡則近佚比儗並列尤戒不倫王奐縱兇稱兵張冲誓守無貳一忠一叛何由同科裴叔業惡迹散見送質拓跋猥為作傳丘冠先銜使仗節遠踵蘇卿僅見夷志婁逞以老婦而服男冠不入五行表廓以怨宋而謝貴仕

不登孝義諸如房叔安之勁節崔景真之賢良孔祐之至行通神庾道愍之冒險訪母皆刪其姓氏沒其事蹟有美不書有異不紀太史之簡焉用彼為

梁書

長沙嗣王業四傳

統論史體有子附父傳者無父附子傳者閒有之非曰幹蠱即屬邁跡且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此古今大義也宣武之忠昭於天地何得綴其行跡而以嗣王冠其前

耶

良吏沈瑀傳

迹瑀所為乃強勉自恃孤立行一意者耳下縣之吏命著芒蹻鬻瓦之辱志在必報外持清白内深刺骨謂為循良未免失之偏遇龍門氏之筆久置之酷吏傳中矣

諸裔傳

梁武軌情釋部躬效緇流諸夷聞風梯航獻款繙閱進表具識大都江左以來唯斯稱盛且末龜茲偏安未接

且使白題滑國博物始識其名婆利獻金色之席高昌貢鳴鹽之枕扶南生犀慕容赤馬或在天監大同之時或在普通泰清之歲皆來無虛月故史並紀年録其君臣之名紀其厥貢諸品垂之永久允矣實録至於范奴彌呼以女人自王高昌殿上之烏有行有列倭國孔光之虵乍合乍開諸如此類悉載前史蕭沈修書已厭辭複令乃累牘不休初乏限制勦語隱侯之册雷同驕子

之文是謂數見不鮮抑與耳食何異

王僧辯傳

忠梁者王僧辯也賊梁者陳霸先也僧辯所短者在受脅文宣誤迎貞陽耳其於梁室實有再造之功姚伯審父子代為陳吏傳中吹毛求疵擘肌分理詆僧辯及柳仲禮趙伯超並有屈膝侯景之事夫殺侯景者僧辯勢不可為姑强顏隱忍以圖得當及力能辦賊則剸刃仇之腹中以雪二帝之恥於事有補而於義本無嫌且師

援臺城柳仲禮實為盟主裴高宿將不敢異同邵陵親王悉稟節制此時僧辯一偏將軍耳及白繙解軍僧辯尚思一戰仲禮靦面媚賊望風送欵則屈膝侯景者柳仲禮非王僧辯也即其降在偏裨事難立異相率學步以拜犬羊則為首為從應不同科史官當思為賢者諱之義本傳宜直削其事而不載即或載之以明實録尤當效太史公立傳之法不見本傳而散見於他傳之中以彰録功掩過之體令乃顯文而深詆之推其本意不

過廣陵之襲霸先作賊曲借此以相媚代為釋惴而已

然則掩莫大之功而横加以辱身賤行之名伯審父子

安乎傳後云霸先名盖僧辯僧辯畏之此時僧辯功勲

已重霸先人地實微勢非相軋何由得畏果有畏心則

長子預備之策久已用之何至束手登樓父子并命耶

總之受人以北門之管結人以姻婭之戚卵翼既成倏

然反噬事在不圖理干天怒僧辯以大度亡身霸先以

猾賊竊國姚史髙下在心並惭直筆矣

按顏氏家訓養生篇曰侯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略無全者惟吳郡太守張嵊建義不捷為賊所害詞色不撓及鄱陽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謝遵女也今姚書載張嵊而遺謝夫人亦一闕事

陳書

本紀

後主沈湎冒色豔妾嬌處姚氏留舊臣之體不忍直書

過端乃於篇末著魏文貞之論用昭炯戒殆有風人忠厚之遺焉獨其於王僧辯之襲也必書曰討於江陰王之行弑衡陽王之沈江必書曰薨則猶之乎諸史之詞而已

姚察傳

姚伯審之傳凡有二失僧坦精曉岐黄官居醫正諱而不録一失也隆重所生言多溢美復與狎客同傳二失也黄叔度父為牛醫東漢末嘗減名徐嗣伯心慚薄技

張融勸為無害醫術通曉何損家望乃概削之而不一載乎江總持心飲狂泉君臣卜夜數其亡陳之罪應與麗華之頭並懸青溪姚氏不深貶絶翻感其奬飾之功申以父黨之敬先察立傳抑何淺諱其祖而深賤其父也觀總持自序指斥太建徒懐怨望識者歎為言跡之乖而姚氏以為實録指黒為白乃至於此

司馬申傳

司馬申小人之尤也醜正人則傳縡戮矣奬佞人則孔

範將矣媚宦官左右則李善慶蔡脫兒輩表裏為奸利矣史官概削事跡為作佳傳獨至喉誅毛喜逢迎主意散見毛傳而不敘本篇何比暱之深也白雀巢庭虛為矜美黒烏啄口偏為匿瑕姚氏殆有其朋之歎矣

梁之亡也始於朱异而成於柳仲禮諸人姚氏修梁書不為柳仲禮立傳陳之亡也始於江總而成於孔範諸人姚氏修陳書不為孔範立傳二者皆謂之縱惡

梁之亡也不亡於敬帝禪陳之年而亡於王琳遇獲之

年王琳一日未死則梁一日未亡敬帝之後尚有明帝
此梁本紀之所宜收者王琳乃心王室天之所廢必欲
興之衍梁祚至七十五年之久此梁列傳之所宜收者
姚氏修本紀則删明帝修列傳則削王琳不如何之元
所纂梁典猶存其行事而不沒其實為一時之良史也
姚氏之意以為身為陳氏之臣登蕭莊於本紀則無以
處乎霸先是明以簒逆之名加之矣陳書既目王琳為
寇欲為之立傳則必置之熊曇朗留異陳寶應之間曲

加忠臣以反覆喜亂之名義復有所不敢而心且有所難安不得不散見其事於陳書諸傳之中而深沒其名於梁書列傳之內此則姚氏作史之大凡也愚謂霸先之篡逆由立梁敬帝而益章霸先之猾賊因襲王僧辯而愈著本紀既有敬帝何必無明帝列傳既有僧辯何必無王琳梁代之史要當以何氏之典為正

北魏書

出帝紀

永熙為高歡所廹脅間關西走棄黄屋之尊蹈匹夫之行誰為致之魏氏加意掩飾歸獄侍臣乃云奔陜之役事由斛斯顛倒是非欲葢彌顯宜其書被穢史之名死有發骨之慘也孝静不立本紀後人所補魏氏目為亡國之主君臣之名直可勿立矣諸如帝紀之中江左呼為島夷國主類書名氏通使曰朝著代曰僭無異夜郎之自比漢大倭國之相矜日出天驕之臣口無遜焉烏足怪乎或曰修魏史者是不一家既有崔浩高允操觚

於前復有李彪崔允續簡於後然則夸張之詞又非魏收一人獨執其咎也

高湖傳

此傳專為齊神武而作也江左相沿競稱門地北土學步事在效矉漢高太上本出布衣卯金再興率由田舍初不見病當時要亦無傷帝業自史筆多佞曲加緣飾張湯七葉顯榮遽削酷名長孫一女皇后遂滋溢美況天子父祖敢無諛詞至於高謐非石渠辨論之器乃云

繕録遺書樹生無金馬玩世之材猥云浮沉辭爵躋鮮卑於華冑諱罪徒為考終穢史固然理無庸怪也

崔浩傳

傳云浩晚成不曜華采故時人未知按伯淵博通强識材敏夙成結髮登朝旋至通顯晚成之語誠所未解太武御粥之賜至尊固已知何俟妻母王氏始奇浩才能乎伯淵以多才殺身議事廣肆雄辯逸倫祇以太曜華采遂致國書刊布倘能韜晦便成令器果如史氏所言

閔湛郗標二人之謟詞又何自而入耶

司馬叔璠傳

司馬國璠以亂謀坐誅此休之子文思傳中已明列之據云文思與淮南公國璠池陽子道賜不平僞相親與引之飲宴國璠性疏直因酒醉遂語文思言已將與溫楷及三城胡酋王珍曹栗等外叛文思告之皆坐誅及讀叔璠傳則云世祖平統萬兄弟俱入國國璠賜爵淮南公卒無子爵除叔璠安遠將軍丹陽侯卒由此言之

國璠復似善終者豈國璠如絳市之囚閱日而復蘇耶豈拓跋寛政罪人之子并得疇復爵邑嗣絶而復除耶吾閱封玄之傳以國璠事連坐四子一旦并命則叔璠同産未必終保通侯之賞竟免歐刀之戮史氏失誣可據信耶

源子雍傳

子雍傳云子雍戰敗被害年四十子延伯傳云隨子雍北討與葛榮戰殁時年三十四父子之年相距七歲當

由筆誤耳

薛辨傳

薛士達被寵節閔輸情關中神武圖王深見疾忌史氏因之遂施曲筆厥祖破胡沒其操行乃父延智删其公方惟存官閥直等平流薛氏河東右姓汾陰望族門膺寵爵家植文宗祗以士達不忘本朝晉泰太昌之間稍見同異因而目儁才為膚學指特達為曲引始祖甚得人和書為憍慠易簀本屬考終詆以惡疾總之天子所

愛史官亦愛之天子所惡史官亦惡之薛氏不立佳傳代為大家吹毛魏收之書不過諂子鄴而已

羅結傳

結孫拔高祖時進爵為王拔孫延天興中驃騎將軍按天興屬太祖初立年號拔仕孝文其孫必非道武驃騎蓋紀年偶誤也魏收於崔鴻十六國春秋議其事在元年者紀之二年事在二年者紀之元年以為失在不考愚謂崔鴻所誤止一年二年之近收所誤者乃至數十

年之久彥鸞有知應笑人爾

劉休賓叔父旋之傳

據云旋之子法鳳法武高祖選盡河南人士法鳳兄弟無可收用不蒙選授後俱奔南法武即孝標也按孝標才名迥秀焰燿江左彼自棄其南金復笑並得燕石魚羊之臣代拓跋護前不亦異乎

李平傳

按北齊李庶同王松年盧斐共訟魏收史不實庶則以

祖平傳載為陳留人家世貧賤故也王松年則訟王慧龍傳自云太原人盧斐則訟盧同附盧玄傳内及閲魏書慧龍之傳誠如所訟盧同𩳐然綴張烈之首未嘗附盧玄末此收本傳所云與崔綽同改者也至於平傳本云頓丘人彭城王嶷之長子初不易其土著薄其門地斯豈收受訟後自行改草耶被勑武成虛心直筆耶細考當年魏收為楊愔高德正所左右王盧見鞭受辱李庶殞命臨漳生者猶慮投訴死者詎惜舞文苟能抑情審

克帖心改竄頓丘亦屬名家收本傳中何不言與盧氏同改乎載閱隋史文帝以收書不實命魏澹顔之推辛德源修魏書九十二卷唐藝文志中有張太素後魏書一百卷兹得非二書之筆乎收書往往散逸多取北史及高氏小史補之高氏小史或復取材於魏澹太素之書未可知也若收本則宜如李氏所訟爾

李崇傳

傳載明堂國學一表李伯樂北齊書以為邢邵所上紀

之郤傳中李延壽北史仍其文而不變其小異者北齊
書則以楊愔魏收與郤所同請靈太后答令云云北史則
以楊愔魏元義與郤所同請靈太后答令云云愚思邢
魏年事稍遠實並肩事主名譽相次何故述史時忽以
子才之筆移為繼長之文豈伯起輕薄性成忌刻素著
子才名位遠出其前遂錯亂表疏謂子才經國大章率
由蹈襲前輩聊以報偷竊任昉之語耶及細考二李之
書覈其文勢邢奏應在太昌之後太昌屬出帝年號此

時元義久誅靈太后已沈枯骨何由署名禍水無因作
答即神龜正光之年子才遵彦位未通顯敢與尚書領
軍連名進牘且據伯樂之史伯起身列其中三人通閥
大議無故以河間上章易為頓丘拜表語情已絶徵理
必無斯則魏書存實而二李失之鹵莽也

崔休子叔義傳

傳云叔義坐兄㥄鑄錢為城陽王徽所殺究其實鑄錢
者兄叔仁非兄長儒也魏收素與崔㥄有郤曲借家事

誣蔑羊肸可以代樂鮒馬牛可以變向魋有是理乎佛助輕薄兒鶩蛺蝶之號良不虛耳

李彪傳

魏收修魏史忌前忮勝無與為輩畏人形其短乃引房延祐辛元植睦仲刁柔裴昂之高孝幹之徒與之共事諸人悉無篡慕述才收遂得耑肆其長史中魏臣凡預國書之任者靡不曲加繩削絶無推崇先進之義鄧淵劉模綦儁山偉固無足論崔浩高允既以編年之體短之

崔光李彪踵遷固之例復以無所成就病之官兼著作郎各善詞職任起居便形紙陋歷排前哲自以為功愚謂崔長仁殞命所司李道固白衣東觀二公腐毫輟翰蓋亦有年豈於國史之任分寸無補而一代著述必仰成於魏收一人之手以愚意斷之凡自太和景明以前紀傳之光明俊偉者表志之鴻博整雅者悉屬長仁道固所裁定不過拱手述纂特於列傳中意有輕重則上下其手耳景明以前所著宜曰魏收魏書庶幾史記存

馬談之論前漢留孟皮之名同一義例乎收雅畏其如此書成時即取崔李之本燒之盜掠前美掩為己作塚無存骨殆以報焚如也

陽固傳

陽固為北平太守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彈坐以獲罪此載在魏起居注可證也今收為固傳乃云出試守北平太守甚有惠政久之以公事免又云大軍征硤石李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之謀然則初讀彈文繼招入

幕起居為墨吏國史為循良抑何翩反之甚愚謂官論美惡不論薦彈非其罪也輸作城旦逾章其榮如其罪也擁笏垂魚適昭其辱收何必曲為陽氏諱耶

尒朱榮傳

榮傳有二失論所云韋彭伊霍不與焉廣載詔文代尒朱揚厲一失跋扈巨跡弇鄙瑣狀悉掩不載二失論所云世稱受榮子文畧金代作佳傳者也愚謂在收為篤論不足深怪孝昌正光之閒靈太后淫縱不制鄭儼李

神軌濁亂宫闈狼不食子甘心酖皃此時向雖無師氣
噎欲死即河陰之役太陽酷濫冢冢朝貴既戀皃朴奚
辭蕭斧竊謂元義即為猾賊不得不以廢靈太后為快
舉尒朱榮即為剽虜不得不以沈靈太后為大功況乎
葛榮驅元顥除蕭寶寅万俟醜奴歷平劇難厥勳不細
倘其一心莊帝不萌悖逆毀趙元則之禪文斥李顯和
之九錫謂之韋彭伊霍夫復何過況魏收所論乃反語
非正辭乎愚故責其二失併為釋謗

介朱兆傳

天柱一日不死則高歡一日附秀容高歡一日不死則侯景一日附渤海侯其既死他無足慮則乘間而起各釋私圖奸雄心事大都同也史官作兆傳言高王忠義惡兆犯順冀其必敗將舉義師以夾輔王室由此言之高歡洵魏家之純臣矣步蕃之師曽被大行容謟高歡何故代兆摧拉高王又將如狗為人所嗾也總之介朱弱飈去介朱强復依人反覆觀望以規利便彼所以不與

兆協規者兆屬粗人計可縛取尒朱一族期功強近人身既惡唉之皆可下咽故假大義之名滅親暱之黨媮取權籍自開伯府其於魏室存亡莊帝生死猶之秦越肥瘠何足介意史官曲為美言將無所謂顔厚有忸怩耶曰不然北來諸將酒肉既豐高王府中美官可欲而斧質可懼欲與懼并史態出矣

張普惠傳

張洪賑一傳裒裒至四千餘言表疏悉載不由紙費傳

中之最繁最悉者惟楊播一門及此傳而已推其故魏收父子建為益州刺史有贓罪普惠受使簡攝事隨得釋子建父子感其恩為傳以報之崔休羅同劈楮為爾寂寂普惠楊椿下筆不自休國史之任借酬恩怨大可怪也傳中隱益州驗贓之事惟載行臺遣使之失以為楊公熙肩感子建有先見焉不克以行幹蠱而徒以文蓋愆誰知修史之家類非一氏他人已載筆特書其後耶

斛斯椿樊子鵠賀拔勝傳

與齊異規定稱謀逆投身西魏卒曰不材此是魏書大病斛斯人定可但不從神武敢於致難遂至躬受詆譙集詬彌甚耳凡易代之際人臣乃心故主輒蒙惡名無由昭雪史官隨時俯仰巧取世資或以興王自有愛憎或以勝國須留忌諱歷代類然不獨一伯起氏也唐人纂隋書目君素為義及本朝修元史獎閔本為忠此由帝王比蹤堯舜所以史官並轡董南史之良否君與臣實交任之賀拔兄弟無令狐周書幾為魏佛助所掩讀

史者於鼎革之世不可不三思毋徒依史官生活也

節義傳

節義傳中石祖興可削也祖興營太守縣令兩喪賜爵上造以愚言之守令悉屬王官果有治狀恒典自有國卹即無賜襚家人或能視含何煩部民屢出辦喪此盡善事上官逢迎當塗者之所尚李錐郭尖優為之耳故曰祖興宜去或曰然則石留之葬縣令黃宣也張安祖之殯縣令元承貴也二人猶之石祖興也二人亦宜去

曰是不然本傳明言之矣黄令無期功强近之親元令有弱息旅魂之痛所治有行德者急録其行以風薄俗可也

良吏酷吏傳

杜纂不宜列良吏傳酈道元不宜列酷吏傳杜纂降賊受其僞署後勸葛榮水灌信都循良之吏豈其屈膝緑林一城何辜俾民皆魚胸有蠆尾居然可覩此人而躋之良吏則孫僑先宜欵萑苻卓茂不媿事赤眉矣酈道

元抗靈后之旨正丘念之罪正氣凛然邦之司直即其器業徽峻無太丘醇酒之風有龍門破柱之氣遽加酷名失在誣蠛況隂盤穿井有死靡貳不入節義之傳横被毛鷙之名良史所深斥也

王轂傳

王洛誠以日者之兒負辟陽侯之寵恨無淮南袖鎚縱淫人考死史官紀其子姓條分派析究同宗譜推其由然王椿之婦係佛助次姑以瑣瑣姻婭之故遽使魏朝

國史移為太原家狀不亦怪乎

僭晉司馬叡傳

江東雖小正朔攸在史官於典午南渡視同羌羯載厥土風申申相詈崔彦鸞十六國春秋推崇江左不復厝筆即其文史猶人而器識固已軼倫矣諸國唯鐵弗慕容沮渠蒙氏庶幾可存蓋以參合統萬之師姑臧和龍之役魏之取威定伯實在斯舉其餘須盡削之以入晉書抑更有說焉金行失次五馬渡江諸國藉警風塵家

思逐鹿短垣自踰靡國不有成則為拓跋不成則為鐵伐徒何耳愚意凡諸帝制自為互吞互滅初不因魏氏起家及不在稱臣貢獻之列者悉可不載竊又謂苻堅有國書如姚秦張涼如慕容燕如拓跋魏皆須附録涼州玄壤既入其版圖魚羊老羌復甘為臣妾或銜璧稱藩或服官散歷倘淝水不衂簪筆有人畜四姓為小侯差可無媿

自序

作史之家類有自序遷固以來尚矣序中不過述作史大指及先代統系所由而已從未有自立佳傳者魏收矜克性成躬自夸詡其使梁也奸穢狼籍買婢宣淫館客由此得罪自傳則曰副王昕聘蕭衍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衍及其羣臣咸加敬異其修史也實得陽休之之力休之左右之始有兼著作之授自傳則曰初帝令羣臣各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故帝使收尙任其才名本出溫邢之後且又年事不侔自應

推先之乃於靜帝人曰之問則曰時邢卲亦在側甚恧
焉稱述文襄之語則曰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我亦
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才氣並不及之其意陵轢
二人直出其上逮遵彥歐叔出米之斥更痛於當塗遂
逝之刺而嶽嶽之鹿終逢折角矣其父子建為東益州
刺史幾以贓敗自傳則曰子建自出為藩牧董司山南
居脂膏之中不以財利經懷及歸京師家人衣食常不
周贍此則為親者諱焉合於古者作銘言善不言惡之

義未可深非也

天象志

志云永熙二年四月己未朔日有蝕之占曰君陰謀三年出帝為斛斯椿等諸佞闚搆猜於齊獻武王託討蕭衍盛暑徵發河南諸州之兵天下怪惡之按日食者陽消陰長之機君弱臣暴之象高歡脅主至於出令辰弗集房大象昭然不曰臣有逆節翻謂君有異謀玆豈京房易占之術劉向洪範之學耶志云十五年乙丑月犯

牽牛占曰大臣有憂十七年蕭賾死後人以為大臣疑當作吳越蓋筆誤也愚謂魏書以江南為島夷以齊武為大臣皆事之發粲者

地形志

常山郡注云後漢建初中為淮陽永元年復今按後漢書章帝建初四年四月徙常山王昞為淮陽王和帝永元三年五月紹封故淮陽王昞子側為常山王昞傳云徙淮陽王以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昞自常山徙

封淮陽非改常山爲淮陽魏氏據范書而誤建初徙眪封則以爲章帝易郡名矣永元紹側封則以爲和帝復郡名矣總之讀東漢諸王傳未詳耳

樂陵郡厭次縣注云後漢曰富平孝明改按漢書成帝好徵行嘗自稱富平侯家人則富平封邑兩京已著不應後漢始改或富平自有兩邑厭次爲富平猶之安險爲安喜苦陘爲昌曲逆爲蒲陰耶

此志歷誌咎徵上合春秋紀異之義及其哆口諸祥則猶之休文符瑞之篇而已志中白鼠為灾白狼白鹿為瑞按穆天子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由是荒服不至則白狼白鹿未必不與白鼠同類也志載宣王得白狼而犬戎服不知出自何書應是誤以周穆為周宣耶

釋老志

史官立志上闗王政次繫國體然後奮筆從之二氏之學任其並存天地之間於事已畢乃剖厥源流詳其宗

系楚英之盛饌徒存燕昭之靈氣何在豈深悼時非晉
誠世主續司馬封禪之書耶封禪義主於諷釋老情存
乎勸闡其意指歸命鷲峯之側蕩心五城之間行非鳩
摩不爇登肩而抱兒術無欒大何惜繫印以尚主斯盡
外道之掐殊非經國之典吾欲刪之以嚴史例　按外
史釋迦實以周昭王時生志以為周莊王時生者非
一罽賓沙門曇無讖也在沮渠傳則以為妖恣宣淫受
拷而死在釋老志則以為言事多中從容就命二者從

志乎將從傳乎

傳作曇無讖志作曇雲摩讖無摩聲相近故轉而訛耳

魏收之書頗有史裁四夷之傳不襲舊文十志之中無溢前代比之沈約宋書才藻不如而斷限差勝所以魏澹張太素之書皆廢而此史獨行但傳中每詳親婭不畏煩碎雖譜牒之舊已久氏族之考方興實之史筆終乖體要宜當時楊愔極袒魏氏尚以此見短也至其抑魏仲齊謟瀆備至舉按恣情姸醜頓易即無王李二家

之訟穢號自應喧播矣

史糾卷二